



# 在《秋风饥饿》中，阅尽人间凉暖

解忧/文

当窗外的风染上秋的凉意，翻开江一郎的诗集《秋风饥饿》，便仿佛与诗中那一缕“饥饿低嚎”的秋风相遇。这秋风从不只是季节的符号，它裹挟着草木的枯荣与人世的寒凉，也蕴藏着万物生长的韧性，成为诗人书写悲悯、触动心灵的笔触，让我们在秋的意象中，读懂世界的冷与生命的暖。

江一郎笔下的秋风，带有冷暖交织的况味，正是他对人间最真实的关怀。在诗集同名作《秋风饥饿》中，他赋予秋风“饥饿”的痛感：“天气越来越凉了，那些紫黑的浆果，还在静静做梦，但秋天的梦何其短暂空寂。只有落叶被霜粒踩过，留下泛白的爪痕。只有秋风饥饿低嚎着，摇撼林木。”浆果的“空寂梦”、落叶的“泛白爪痕”，伴着秋风“饥饿低嚎”的声响，将萧瑟的秋意具象化——这风已不仅是自然之风，更似底层人空荡的饭碗、孤独者无声的呐喊。“饥饿”一词，既写秋风摇撼林木的急促，也道尽生命在寒凉中的挣扎，隐含对生存艰难的悲悯。

但他的秋风从不只有寒凉。《秋天来了》一诗中，笔锋转为“云团带来了潮湿的水汽，万物不因秋天到来停止生长”。没有低嚎的风，没有冰冷的

叶，只有湿润的云与不曾停息的生长——这是诗人埋于悲悯之下的温柔：他看见秋凉，更看见凉意中的生机；知晓人世寒苦，却仍愿记录生命的坚韧。正如再艰难的人间，总有人在顽强生活，这种“不停止生长”的注视，让他的悲悯不止于叹息，更包含对生命的尊重与盼望，使秋风里的人间既有凉，也有暖。

《秋风饥饿》对“痛”的刻画，深入生命的肌理，将万物之痛与人之痛叠合，写尽“不得不忍”的无奈与“忍无可忍”的绝望。《玻璃》一诗便深具这样的力量：“在破碎之前，有着怎样揪心的疼痛，隐痛。又在巨大的忍耐中坚守着什么”，寥寥几句将玻璃喻作挣扎的生命，那些“隐痛”与“坚守”，宛如现实中人在困境中的坚持；而“现在碎了，他舍弃了”“或许痛苦太深，或许到了该放弃的时候”，诗中并无指责，只有理解；最后“他碎了，在起风的夜里松开了自己的生命”，风凉夜静，让这解脱暗含熬不住的痛楚。

《树上的钉子》则将疼痛写得更彻底：“这样钉子如何除去？他只能让他留在生命中”，道出疼痛的“无解”——有些痛如钉入树的铁钉，想拔而不能，唯有承受；“痛到不能再痛，就是死了，僵硬的身体里还扎着锋利坚韧”，更将痛感刻入骨髓：即便生命终结，烙印于身的痛也未消散，留下挣扎的痕迹。

江一郎笔下的痛从不局限于物，而是借物喻人，不渲染苦难，只平静书写“无奈的承受”，却让每位经历过类似疼痛的人，皆能在诗中照见自己的影子。

江一郎的人文关怀，从不居高临下，而是以“共情”为桥，与弱者站在同一地平线。《怯懦的人》中，他将这份共情写得真切：“走在街头，突然被警察喝住。警察的眼毒啊，仿佛阴冷的刀，从头部脚刺我。我什么都没干过，却像一个罪犯，忍不住浑身颤抖。”诗中的“我”是底层小人物的缩影，活得小心翼翼，一句权威的喝问就让“我”陷入恐慌。诗人不做旁观者去评判“怯懦”，而是代入其中，让“我”的颤抖化为读者可感的战栗，藏着底层生存的卑微，也藏着诗人对这份卑微的真切理解。

尤为动人的是《在低处，甚至更低》中的自省：“在低处，甚至更低，多少庸常的事物被我看见，又常常被我默默地遗忘在生活的角落里。”他坦言自己曾忽略那些卑微的存在，进而剖白心迹：自己又何尝不在低处？也曾追逐显赫与光鲜。这样的自省褪去了“俯视”的姿态，他深知自己与那些被遗忘的生命实为同类，都是被生活席卷的“庸常”。这份“同命相连”的体认，让他的悲悯更具真诚的力量。

剥开悲悯与疼痛，诗集的深处是江一郎对爱人、亲友与故土毫不修饰的温情，如秋日暖阳，为

坚硬的生活铺上一层柔软的底色。《老了》中那句“死了，就让我们白骨赤裸裸地躺着，一万年还爱着”，将爱情从日常烟火延续至生命尽头，连白骨都要相拥的执念，透露出跨越生死的贞节；对母亲的眷恋，藏在《母亲》的质朴语句中：“记不清抱过多少女人，却从不曾抱过最亲的人”，直白道出愧疚；而当母亲被病痛折磨，他写下“长这么大，我好像一直被她抱着，现在我要抱抱她。抱抱这个被疾病折磨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瘫在床上的老女人”，“老女人”一词卸下矫饰，透出亲昵，“我要抱抱她”则是迟来的疼惜，字字皆是母子情深。

对故乡与父亲的思念，隐于《寂静的午后》的烟火画面里：“记不清梦见什么，只看到父亲拉回又一车麦子和一片颤晃的夕光”，未言“想念”，却把眷恋埋进“拉麦子的父亲”与“颤晃的夕光”中——那是童年最鲜活的记忆，即便梦境模糊，这份藏于烟火人间的思念，依然清晰而滚烫。

合上书页，窗外的秋风仿佛已褪去凉意。江一郎的《秋风饥饿》从不只是一部书写苦难的诗集，它借秋风写尽世间的凉薄与生命的坚韧，借万物写透疼痛中的忍耐与绝望，更借烟火家常写满对亲情与故土的暖意与牵挂。那些流淌在诗句中的悲悯与温情，照亮了生活的褶皱，也让我们领悟：即便人间有寒凉，只要仍存对生命的尊重、对所爱之人的眷恋，温暖便不曾远离。

## 从千年节俗中览胜重阳之魅

——读《重阳》

刘昌宇/文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重阳节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民俗内涵。它起源于何时？又有哪些意蕴悠长的习俗？杨琳教授所著的《重阳》一书，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带领读者深入这一传统节日的文化肌理。

本书以三大板块为脉络，系统梳理了重阳节的起源、两千余年来的演变历程，以及古今中外各具特色的节俗与当代实践。作者融汇不同地域的风俗活动、历史典故、诗词传说，并配以近50幅彩色古画，不仅生动展现自然节律与人文景观的交融，更深入挖掘传统节俗中蕴含的生活智慧与哲学思考，引导读者在节日氛围中体味中式生活的时间韵律。

杨琳教授以严谨的学术考据与流畅的叙述笔触，逐步展开重阳节的文化图景。全书以“起源考证—历史流变—节令风物”为框架，构建出层次清晰的认知体系。书中广泛援引《西京杂记》《荆楚岁时记》等古籍，结合民俗案例与图像材料，还原了重阳节从先秦祭祀仪式逐渐发展为唐代全民性庆典的完整历程。特别是晋代江南“女儿节”休假制度、唐宋宫廷赐宴仪轨等细节上，本书提供了珍贵的考证成果，填补了节日社会功能研究方面的空白。所附彩插如清院本《九月令图》中的赏菊场景、历代茱萸佩饰图案等，不仅增强视觉体验，更使历史情境跃然纸上。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突破传统考据局限，融合图像证史、跨文化比较与田野调查三重路径。图像方面，借助《三才图会》等古籍插图，生动再现插茱萸、饮菊酒等节俗场景；跨文化比较引入西班牙西红柿节、日本盂兰盆节等作为参照，凸显重阳在家庭伦理、自然时序与敬老传统上的文化特质；田野调查则系统记录了浙江、陕西等地社区在当代对重阳习俗的创新实践，如“重阳茶会”“数字茱萸佩”等活动，既延续传统，又呼应现代需求。作者还对“九”数崇拜进行哲学阐释，从《周易》“阳爻在九”到《黄帝内经》“九九归一”的宇宙观解读，揭示重阳节俗背后深厚的时间哲学与生命关怀。

作为传统节日文化读本，该书在学术与公众传播层面均具有重要价值。其提出的“非遗保护视野下的重阳”理念，已推动北京、南京等地将重阳文化纳入青少年教育体系，开发互动式节俗课程，增强节日的当代感染力。书中对1989年“中国老人节”确立过程的梳理，为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范本。而海外华人社区的重阳庆典照片，如唐人街祭祖、敬老宴等场景，展现出中华节日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韧性与适应性。

杨琳教授以学者特有的理性笔触与人文温度，完成了对重阳节的系统梳理与当代诠释。本书不仅致力于节俗记忆的存续，更启示我们：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中，守护传统节日不仅是延续文化的形式，更是维系中国人精神认同与情感归属的重要途径。书中强调的重阳节当代转化实践，如“云上重阳”等数字参与方式，为传统节日注入新活力，也为其他节日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阅读《重阳》，既是对一个传统节日的深情回望，也是一次文化寻根之旅。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新发现传统节日的魅力，从而激发对文化遗产的珍视与传承的热情。

## 宅里春秋藏尽百年文脉

——读《江山故宅》

王玉美/文

翻开范小青的《江山故宅》，不像闯入一部小说，倒似轻轻推开苏州园林一扇雕花木门——“吱呀”声中，评弹的婉转调子悠悠漫来，绣绷上的丝线在光影间流转，两座故宅静立于时光深处，将两个家族百余年的兴衰、一座城的浮沉，尽数揉进江南的烟雨与晨光里。这部作品最动人的，并非跌宕的情节，而是将苏州的文化肌理与家族的命运轨迹细腻交织，使百年变迁有了可触的温度，也让中国文化中重情重义的底色，在一砖一瓦、一针一线间悄然浮现。

苏州园林是这部书的“骨”。范小青写园林，从不流于景致描摹，而是将其视为故事的参与者。清末民初，窗棂雕花映照着家族鼎盛时的宴饮，假山石后藏过读书子弟的身影；战乱年代，一池碧水映照离散泪痕，回廊青苔记录无人打理的荒芜；及至当代，修缮一新的亭台迎回寻根的后人，月光穿过熟悉的花窗，洒落新铺的青石板。园中一草一木、一亭一榭，皆为时光的刻度——既见证家族的联姻与扶持，也铭记困境中的守望与坚持；既容纳过喜悦的喧闹，也沉淀下无声的悲伤。读者随人物步履穿行园中，所见的不只江南雅致，更是百年来中国人对“家”与“根”的执念，是故宅历经风雨却不散的烟火气。

刺绣与评弹是这部书的“魂”。范小青笔下的刺绣，从不囿于工艺展示：或许是少女为心上人绣制的荷包，针脚里藏着未言的情愫；或是战乱中携出的绣品，成为家族延续的信物；又或是当代匠人复刻的古绣，一针一线皆还原祖辈匠心。刺绣的细腻，恰如中国人情感的含蓄——那些难言的牵挂、未尽的责任，都被织入丝线，跨越年代静静传递。而评弹的声调，则是贯穿始终的背景音：茶馆里艺人唱着古今故事，婉转时对应家族安稳，悲切时伴人物坎坷。评弹的“说噱弹唱”，不仅强化了苏州地域特色，更成为历史的注脚——既唱外界的风云变幻，也吟故宅里的寻常悲欢，为家族故事添一份江南独有的温柔与厚重。

两个家族的兴衰是这部书的“脉”。从清末民初实业起家，到战乱流离，再到当代重聚，范小青未刻意渲染家族的荣辱起伏，而是聚焦于普通人的抉择：危难时是变卖祖产救助族人，还是守护信物以待将来？是离宅闯荡，还是留守祖业？是牢记旧怨，还是放下隔阂延续亲情？这些选择中并无惊天壮举，却透出中国文化中最珍贵的“情义”——鼎盛时两姓互助共兴家业，落魄时不离不弃，纵使只剩一句承诺、一件信物，也要将情义传承下去；至当代，散居各方的后人因故宅重聚，面对历史遗留的误解，终以宽容和理解续写家史。这份“重情重义”，从不流于口号，而是融于日常相处、危难援手、代代相传的家风之中，成为两个家族跨越百年仍能凝聚的根基。

读《江山故宅》，最动容处在于其对“变”与“不变”的书写。百余年间，时代更迭——从清末动荡到新中国成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大潮，外界天翻地覆；故宅样貌亦在改变，部分损毁，部分修缮，部分添新。而始终未变的，是中国人对文化的坚守：园林的雅致、刺绣的匠心、评弹的韵味，这些文化符号从未消逝，只以不同方式延续；是对情义的珍视：两姓无论经历多少风雨，未失“守望相助”的初心，此情此义成为连接古今的纽带；是对根的眷恋：无论走多远，后人终归故宅，在熟悉的景致中寻得归属，在家族故事里读懂来处。

范小青以《江山故宅》告诉我们：所谓“江山”，未必尽是宏大历史，也可以是一座座故宅里的烟火日常；所谓“文脉”，亦非仅存于书卷里，还蕴于园林、刺绣、评弹所承载的生活智慧，以及代代相传的情义与坚守中。翻开这本书，我们所见的不单是两个家族的百年叙事，更是中国人骨血中的文化基因——它让我们懂得，无论行至何方，总有一座故宅、一份情义、一种文化，在静候归人。

## 在绚烂中寂灭

——读《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

赵乔/文

1877年出生的赫尔曼·黑塞，在1919年的夏天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一战刚结束，欧洲仍陷于旧秩序崩塌与新秩序未立的混沌中。时代的洪流里，黑塞遭受家庭破碎、妻儿患病重创，几近精神崩溃。这段刻骨铭心的个人经历，最终在晚年凝结为自传体小说《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成为他对生命意义的叩问与内心挣扎的记录。

刚过去的漫长夏季，我沉浸于这本小说中。主人公克林索尔深陷于孤独、疾病与死亡的漩涡，在42岁的夏天完成最后的画作后自杀离世。阅读时，我无法急于求成，只能缓慢跟随他的脚步，试图理解他如何走向平静、回归自由，体察他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最初吸引我的是书中恣意的自然描写。黑塞与自然亲密无间，对色彩拥有异乎寻常的洞察。鲜有男性作家能如他一般，任色彩在文字中横冲直撞——沙岸旁红与橘的茅舍，绿树林间炽红如宝石的小屋，铬黄与深蓝交织的树丛，丝绒蓝的山峦上浮着金与青的天空……浓郁的色彩层层推进，构筑出饱和的画面，也打开读者想象的空间。我沉浸于这般灵动的文字中，如同在酷暑中被清凉的蛇缠绕双臂，但转瞬之间，清凉化为日益收紧的窒息。

在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他“眼中的火焰仿佛即将熄灭”。他疯狂地感受光尘与宁静，贪婪地吸纳远山流水的空旷。那些绚烂的色彩，既张扬着夏日的热烈，也暗藏对死亡的恐惧。换言

之，黑塞笔下的色彩不仅是风格的标志，更是传递情感的媒介。

“每个人都在天空下孤独地为自己找寻归路。”克林索尔对自我的追寻，首先落于纯粹的生命体验。面对一次次精神的分裂，黑塞让他将目光停留于自然之美：沸腾的树汁、浅眠中的梦境、未饮的美酒、未遇的眼神、骰筒中摇晃的繁星……这些意象不仅是画面，更是复杂的情感体验，诉说着他对人世的不舍。他躺卧湖畔树下，漫步金色谷间，内心回应着自然的静谧召唤。自然如镇静剂，缓解着面对死亡的惶惑。在与万物共感中，克林索尔被注满生命的热情，并以绘画留存那些易逝的光影。

热烈地活，从容地死——克林索尔最终通过与死亡和解，完成对自我的追寻。死亡如两头燃烧的蜡烛，既带来毁灭，也催生恐惧。他“举杯痛饮，熊熊燃烧，怀着绝望的渴求与幽隐的恐惧面对死亡”。然而，“没有痛苦，意识就不会破茧”。正是对痛苦的深刻体验，促使他反思生命，觉醒自我。当他悟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内心的风暴终于止息，甚至生出隐秘的欣喜：“生命是这般笑着啊，死亡是这般笑着！敬人生，敬死亡！”当生与死不再对立，而是相依相成，他顿悟：准备好死去，即准备好重生。世界越来越美。

搁下画笔，点燃房屋——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终于落幕。黑塞借他告诉我们：生命中的至暗时刻无法逃避，而最深的渴望，往往诞生于至沉的恐惧中。行至水穷处，方能坐看云起。